

目 录

第一章 我的家世

- 一 醇賢亲王的一生..... 1
- 二 外祖父榮祿.....10
- 三 慈禧太后的决定.....16
- 四 攝政王監国.....22
- 五 亲王之家.....29

第二章 我的童年

- 一 登极与退位.....36
- 二 帝王生活.....46
- 三 母子之間.....55
- 四 毓庆宮讀書.....61
- 五 太監.....71
- 六 我的乳母.....79

第三章 紫禁城内外

- 一 袁世凱时代.....84
- 二 丁巳复辟.....94
- 三 北洋元老..... 105
- 四 不絕的希望..... 114
- 五 庄士敦..... 122
- 六 結婚..... 129
- 七 内部冲突..... 136

八	遣散太监	141
九	整顿内务府	151
十	紫禁城的末日	162
十一	在北府里	161
十二	三岔口上的抉择	176
十三	由“使馆区”到“租界”	187
第四章 在天津的活动		
一	罗振玉的努力	198
二	我和奉系将领之间	208
三	谢米诺夫和“小诸葛”	220
四	东陵事件	228
五	领事馆、司令部、黑龙会	233
六	郑孝胥的理想	242
七	“行在”生活	252
第五章 潜往东北		
一	不静的“静园”	263
二	日本人意见分歧	273
三	夜见土肥原	278
四	白河偷渡	287
五	在封锁中	291
六	所见与所思	299
七	会见板垣	304
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		
一	傀儡戏开场	310
二	尊严与职权	316
三	订立密约以后	321
四	《国联调查团报告书》	327

五	第三次做“皇帝”	334
六	幻想的破灭	345
七	吉岡安直	353
八	几个“詔书”的由来	358
九	家門以內	369
十	大崩潰	379
第七章 在苏联		
一	疑惧和幻想	388
二	放不下架子	391
三	我不认罪	393
第八章 由疑惧到认罪		
一	我只想到死	397
二	初到撫順	403
三	我离开了家族	408
四	搬到哈尔滨	415
五	写自傳与献“宝”	420
六	小家族起变化	427
七	坦白从寬	434
八	糊紙盒	441
九	檢察人員来了	448
十	东北人民的灾难和仇恨	454
十一	“自作孽，不可活”	463
第九章 接受改造		
一	怎样做人？	470
二	問題在自己身上	476
三	不可衡量的人	482
四	变化說明了一切	491

五 会见亲属.....	500
六 日本战犯.....	510
七 “世界上的光辉”.....	520
八 再次参观.....	528
九 劳动与乐观.....	538
十 考验.....	543
十一 特赦.....	550
新的一章.....	557
人物索引.....	568

第一章 我的家世

一 醇賢亲王的一生

公元一九〇六年，即清朝光緒三十二年的旧历正月十四，我出生于北京的醇王府。我的祖父奕譞，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，初封郡王，后晋亲王，死后諡法“賢”，所以后来称做醇賢亲王。我的父亲載灃，是祖父的第五子，因为第一和第三、四子早殇，第二子載湉被姨母慈禧太后接进宫里，当了皇帝（即光緒皇帝），所以祖父死后，由父亲襲了王爵。我是第二代醇王的长子。在我三岁那年的旧历十月二十日，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病篤，慈禧突然决定立我为嗣皇帝，承继同治（載淳，是慈禧亲生子，載湉的堂兄弟），兼祧光緒。在我入宫后的两天内，光緒与慈禧相继去世。十一月初九日，我便登极为皇帝——清朝的第十代，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，年号宣統。不到三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我退了位。

我的记忆是从退位时开始的。但是叙述我的前半生，如果先从我的祖父和我的老家醇王府说起，事情就会更清楚些。

醇王府，在北京曾占据过三处地方。咸丰十年，十九岁的醇郡王奕譞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妹妹成婚，依例先行分府出宫，他受賜的府邸座落在宣武門內的太平湖东岸，即現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。这就是第一座醇王府。后来，載湉做了皇帝，根据雍正朝的成例，“皇帝发祥地”（又称为“潜龙邸”）須升为宮殿，或者空閑起来，或者仿雍王府（雍正皇帝即位前住

的)升为雍和宫的办法,改成庙宇,供奉菩薩。为了騰出这座“潜龙邸”,慈禧太后把什刹后海的一座貝子府^①賞給了祖父,撥出了十六万兩銀子重加修繕。这是第二座醇王府,也就是被一些人慣称为“北府”的那个地方。我做了皇帝之后,我父亲做了监国摄政王,这比以前又加了一层搬家的理由,因此隆裕太后(光緒的皇后,慈禧太后和我祖母的侄女)决定給我父亲建造一座全新的王府,这第三座府邸地址选定在西苑三海集灵囿紫光閣一带。正在大兴土木之际,武昌起义掀起了革命風暴,于是醇王府的三修府邸、两度“潜龙”、一朝摄政的家世,就随着清朝的历史一起告終了。

在清朝最后的最黑暗的年代里,醇王一家給慈禧太后做了半世紀的忠僕。我的祖父更为她效忠了一生。

我祖父为道光皇帝的庄順皇貴妃烏雅氏所出,生于道光二十二年,死于光緒十六年。翻开皇室家譜“玉牒”来看,醇賢亲王奕譞在他哥哥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間,除了他十岁时因咸丰登极而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,沒有得到过什么“恩典”,可是在咸丰帝死后那半年間,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尊号剛出現的那几个月間,他忽然接二連三地得到了一大堆头衔:正黃旗汉軍都統、正黃旗領侍卫內大臣、御前大臣、后扈大臣、管理善扑营事务、署理奉宸苑事务、管理正黃旗新旧营房事务、管理火枪营事务、管理神机营事务……。这一年,他只有二十一岁。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,能出这样大的風头,当然是由于妻子的姐姐当上了皇太后。但是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。我很小的时候曾听說过这样一个故事。有一天王府里演戏,演到“鋼美案”最后一場,年幼的六叔載洵看見陈士美被包龙图鋼得鮮血淋漓,吓得坐地

^① 宗室爵位分为亲王、郡王、貝勒、貝子、公、將軍各等。貝子府即是貝子的府第。——作者

大哭，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：“太不像話！想我二十一时时就亲手拿过肃順，像你这样，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嗎？”原来，拿肃順这件事才是他飞黄騰达的真正起点。

这事发生在一八六一年。第二次鴉片战争以屈辱的和議宣告結束，逃到热河臥病不起的咸丰皇帝，臨終之前，召集了随他逃亡的三个御前大臣和五个軍机大臣，立了六岁的儿子載淳为皇太子，并且任命这八位大臣为贊襄政务大臣。第二天，咸丰帝“駕崩”，八位“顧命王大臣”按照遺命，扶載淳就位，定年号为“祺祥”，同时把朝政抓在手里。

这八位顧命王大臣是怡亲王載垣、郑亲王端华、协办大学士戶部尚書肃順和軍机大臣景寿、穆蔭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，其中掌握实权的是两位亲王和一位协办大学士，而肃順更是其中的主宰。肃順在咸丰朝很受器重，据說他善于擢用“人才”，后来替清廷出力鎮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汉族大地主曾國藩、左宗棠之流，就是由他推荐提拔的。因为他重用汉人，貴族們对他极其嫉恨。有人說他在太平軍声势最盛的时期，連納賄勒索也仅以旗人^①为对象。又說他为人凶狠殘暴，专权跋扈，对待異己手腕狠毒，以致結怨内外，种下禍根。其实，肃順遭到杀身之禍，最根本的原因，是他这个集团与当时新形成的一派勢力水火不能相容，換句話說，是他們沒弄清楚在北京正和洋人拉上关系的恭亲王，这时已經有了什么力量。

① 滿族統治階級對滿族人民實行的統治制度是軍事、行政、生產合一的八旗制度。這個制度是由“牛錄”制（漢譯作“佐領”，是滿族早期的一種生產和軍事合一的組織形式）發展而來的，明萬曆二十九年（1601）努爾哈齊建黃、白、紅、藍四旗，萬曆四十四年（1615）增設鑲黃、鑲白、鑲紅、鑲藍四旗，共為八旗，凡滿族成員都被編入旗，叫做旗人，平時生產戰時出征。皇太極時又建立了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。

恭亲王奕訢^①，在咸丰朝本来不是个得意的人物。咸丰把奕訢丢在北京去办議和，这件苦差事却給奕訢造成了机运。奕訢代表清廷和英法联軍办了和議，接受了空前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約，頗受到洋人的賞識。这位得到洋人支持的“皇叔”，自然不甘居于肃順这班人之下，再加上素来嫉恨肃順的王公大臣的慫恿，恭亲王于是跃跃欲試了。正在这时，忽然有人秘密地从热河“离宮”带来了两位太后的懿旨。

这两位太后一位是咸丰的皇后鈕祜录氏，后来尊号叫慈安，又称东太后，另一位就是慈禧，又称西太后。西太后原是一个宮女，由于怀孕，升为貴妃，儿子載淳是咸丰的独子，后来当了皇帝，母以子貴，她立时成了太后。不知是怎么安排的，她剛当上太后，便有一个御史奏請两太后垂帘听政。这主意遭到肃順等人的狠狠駁斥，說是本朝根本无此前例。这件事对没有什么野心的慈安太后說来，倒无所谓，在慈禧心里却結下了深仇。她首先让慈安太后相信了那些顾命大臣心怀叵測，图謀不軌，然后又获得慈安的同意，秘密傳信給恭亲王，召他来热河离宮商議对策。当时肃順等人为了巩固既得势力，曾多方設法来防范北京的恭亲王和离宮里的太后。关于太后們如何避过肃順等人的耳目和恭亲王取得联系的事，有种种不同的傳說。有人說太后的懿旨是由一个厨役秘密带到北京的，又有人說是慈禧先把心腹太监安德海公开責打一頓，然后下令送他到北京內廷处理，懿旨就这样叫安德海带到了北京。总之，懿旨是到了

① 奕訢(1832—1898)是道光的第六子，道光三十年封为恭亲王，他因为这次与英法联軍談判之机緣，得到了帝国主义的信任与支持，順利地实行了政变。此后即开办近代軍事工业和同文館，进行洋务活动，成为洋务派的首領。但是后来他因有野心，慈禧与他发生了矛盾，而帝国主义也物色到了更好的獵犬，即把他拋棄，洋务派首領位置便由李鴻章等所代替。

恭亲王手里。恭亲王得信后，立即送来奏折，請求覲見皇帝。肅順等人用“留守責任重大”的“上諭”堵他，沒能堵住。肅順又用叔嫂不通問的禮法，阻他和太后們會見，依然沒有成功。關於恭亲王与太后的會見，後來有許多傳說，有的說是恭亲王化妝成“薩滿”^①進去的，有的說是恭亲王直接將了肅順一軍，說既然叔嫂見面不妥，就請你在場監視好了，肅順一時臉上下不來，只好不再阻攔。還有一個說法是恭亲王祭拜咸丰靈位時，慈禧太后讓安德海送一碗面賞給恭亲王吃，碗底下藏着慈禧寫給奕訢的懿旨。總之，不管哪個傳說可靠，反正恭亲王和太后們把一切都商議好了。結果是，太后們回到北京，封奕訢為議政王，八個顧命王大臣全部被捕，兩個亲王賜自盡，肅順砍了頭，其餘的充軍的充軍，監禁的監禁。載淳的年號也改為“同治”，意思是兩太后一同治政。從此開始了西太后在同光兩代四十七年垂簾聽政的歷史。我的祖父在這場政變中的功勳，是為慈禧在半壁店捉拿了護送“梓宮”^②返京的肅順。我祖父於是獲得了前面所說的那一串頭銜。

此後，同治三年，奕訢又被賜以“加亲王銜”的榮譽，同治十一年正式晉封為亲王。同治十三年，同治皇帝去世，光緒皇帝即位，他更被加封亲王“世襲罔替”，意思是子孫世代承襲王爵，而不必按例降襲。在光緒朝，恭亲王曾幾度失寵，但醇亲王受到的恩典卻是有增無已，極盡人世之顯赫。

① 據說滿族早期有一種原始宗教，叫做“薩滿教”。以天堂為上界，諸神所居，地面為中界，人類所居，地獄為下界，惡魔所居。男巫叫“薩滿”，女巫叫“烏答有”。他們為人治病、驅邪時，口念咒語，手舞足蹈，作神鬼附身狀。滿族進關後，此教仍然保存，但只限女巫（稱薩滿太太）經常進宮。

② 皇帝的棺材是梓木做的。皇帝生時居住的是宮殿，故死後躺的棺材亦叫做“梓宮”。

我在醇王府里看見过祖父留下的不少亲笔写的格言家訓，有对联，有条幅，挂在各个儿孙的房中。有一副对联是：“福祿重重增福祿，恩光輩輩受恩光”。当时我觉得祖父似乎是心滿意足的，但我現在却另有一种看法，甚至觉得前面說到的那个看戏訓子的举动，祖父都是另有用意。

如果說二十一岁的醇郡王缺乏閱历，那么经历了同治朝十三年来的醇亲王，就該有足够的見識了。特别是关于同治帝后之死，醇亲王身为宗室亲貴，是比外人知之尤詳，感之尤深的。

在野史和演义里，同治是因得花柳病不治而死的，据我听说，同治是死于天花（翁同龢的日記也有記載）。按理說天花并非必死之症，但同治在病中受到了刺激，因此发生“痘內陷”的病变，以致搶救无术而死。据說經過是这样：有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，在同治床前說起了婆婆又为了什么事責罵了她，失声哭泣。同治劝她忍受着，說将来会有出头的日子。慈禧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，对儿子和媳妇早設下了監視的耳目。这天她听说皇后去探視同治，就亲自来到养心殿东暖閣外，偷听儿子和媳妇的談話。这对小夫妻万沒料到几句私房話竟闖下滔天大禍，只見慈禧怒气冲冲地闖了进来，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，举手痛打，并且叫内廷准备棍杖伺候。同治吓得昏厥过去了，慈禧因此沒有对皇后用刑。同治一死，慈禧把責任全部安到皇后的头上，下令限制皇后的飲食。两个月后，皇后也就被折磨死了。皇后死后，慈禧的怒气还不消，又革掉了皇后的父亲崇綺的侍郎职位。第二年，有个多事的御史上了一个奏折，說外边傳說很多，有說皇后死于悲痛过度，有說死于絕粟，总之，节烈如此，应当表彰，賜以美諡云云。結果皇后的諡法沒有爭到，这位御史把自己的官也丢了。

在同治死前，慈禧同治母子不和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。我

在故宫时就听到老太監說过，同治給东太后請安，还留下說一会話，在自己亲生母亲那里，簡直連一句話也說不出来。同治亲政时，慈禧在朝中的亲信羽翼早已形成，东太后又一向不大問事，皇帝办起事来如果不先問問西太后，根本行不通。这就是母子不和的真正原因。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人，絕不願丢开手的任何权力。对她說来，所謂三綱五常、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，决不能让它束縛自己。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，什么至亲骨肉、外戚內臣，一律順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同治帝后之死，可以說是慈禧面目的进一步暴露。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，他决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。参加了那次御前會議的翁同龢在日記里写过，当慈禧宣布立載湉为嗣的話一出口，我祖父立即“碰头痛哭，昏迷伏地，掖之不能起……”

按照祖制，皇帝无嗣就該从近支晚辈里选立皇太子。載淳死后，自然要选一个溥字輩的，但是那样一来，慈禧成了太皇太后，再去垂帘听政就不成了。因此她不給儿子立嗣，却把外甥載湉要去做儿子。当时有个叫吳可讀的御史，以“尸諫”为同治爭嗣，也沒能使她改变主意。她只不过許了一个願，說新皇帝得了儿子，就过继給同治。有一位侍讀学士的后人，也是我家一位世交，給我轉述过那次御前會議情形时說，那天东太后沒在場，只有西太后一人，她对那些跪着的王公大臣們說：“我們姐儿俩已商議好了，挑个年岁大点儿的，我們姐儿俩也不願意。”連唯一能控制她一点的东太后也沒出来表示意見，別人自然明白，無論是“尸諫”还是痛哭昏迷，都是无用的了。

从那以后，在我祖父的經歷上，就出現了很有趣的記載。一方面是慈禧屢賜恩榮，一方面是祖父屢次的辭謝。光緒入宮的那年，他把一切官职都辞掉了。“亲王世襲罔替”的恩典是力

辭不准才接受的。这以后几年，他的唯一差使是照料皇帝讀書。他干得兢兢业业，誠惶誠恐，于是慈禧又賞了他“亲王双棒”、“紫禁城內乘坐四人轎”。后来恭亲王失寵，革掉了議政王大臣，慈禧太后又命軍机大臣們，今后凡有重大政务要先和醇亲王商議，这等于給了他更高的职务。按例，男子結婚便算成年。光緒如果結了婚，太后理應归政。这是慈禧极不情願的事，于是就在光緒婚前，由奕譞带头向太后叩請繼續“訓政”。清朝創建新式海軍，奕譞接受了这个重任，海軍初步建成之后，他須代表太后去檢閱，偏要拉着一位太监同去，因为这位李蓮英大总管是慈禧的心腹人。慈禧賜他夫妇坐杏黃轎，他一次沒敢坐进去。这种誠惶誠恐的心理，不仅表現在他的一切言行之中，連家里的陈設上也帶着痕迹。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为“思謙堂”，命名书斋为“退省斋”。书斋里条几上摆着“欬器”^①，刻着“滿招損，謙受益”的銘言。子女的房中，到处挂着格言家訓，里面有这样一段話：“財也大，产也大，后来子孙禍也大，若問此理是若何？子孙錢多胆也大，天样大事都不怕，不喪身家不肯罢。”其实問題不在錢財，而是怕招災惹禍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他在光緒二年写了一个奏折，控告一个沒有具体对象的被告，說是将来可能有人由于他的身分，要援引明朝的某些例子，想給他加上什么尊崇；如果有这样的事，就該把倡議人視为小人。他还要求把这奏折存在宮里，以便对付未来的那种小人。过了十几年

① 欬器亦叫做欬器，荀子《宥生篇》云：“孔子死于魯桓公之庙，有欬器焉，孔子問于守庙者曰：‘此为何器？’守庙者曰：‘此盖为宥坐之器。’（宥与右同，言人君可置于坐右，以为戒，或曰宥与侑同，即劝。）孔子曰：‘吾聞宥坐之器者，虚則欬，中則正，滿則复。’孔子颯謂弟子曰：‘注水焉。’弟子挹水而注之，中而正，滿而复，虚而欬。孔子喟然而叹曰：‘吁！恶有滿而不复者哉！’”

之后，果然发生了他预料到的事情。光緒十五年，河道总督吳大澂上疏請尊崇皇帝本生父以称号。慈禧見疏大怒，吓得吳大澂忙借母喪为由，在家里呆了三年沒敢出来。

毫无疑问，自从光緒入宮以后，我祖父对于他那位姻姊的性格一定有更多的了解。在光緒年間，她的脾气更加喜怒无常。有一个太监陪她下棋，說了一句“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只馬”，她立刻大怒道：“我杀你一家子！”就叫人把这太监拉了出去活活打死了。慈禧很爱惜自己的头发，给她梳头的某太监有一次在梳子上找到一根头发，不由得心里发慌，想悄悄把这根头发藏起来，不料被慈禧从鏡子里看到了，这太监因此挨了一頓板子。伺候过慈禧的太监都說过，除了李蓮英之外，誰輪着在慈禧的跟前站班，誰就提心吊胆。慈禧年岁漸老，有了顏面肌抽搐的毛病，她最不愿意人家看見。有个太监大概是多瞧了一眼，她立刻問：“你瞧什么？”太监沒答上来，就挨了几十大板。别的太监知道了，站班时老是不敢抬头，她又火了：“你低头干什么？”这太监无法回答，于是也挨了几十大板。还有一回，慈禧問一个太监天气怎样，这个乡音未变的太监說：“今几个天气生冷生冷的。”慈禧对这个“生冷生冷”听着不順耳，也叫人把这太监打了一頓。除了太监，宮女也常挨打。

奴僕挨打以至杖毙，在北京王府里不算什么稀奇事，也許这类事情并不足以刺激醇亲王。如果这都不算，那么光緒七年的关于东太后的暴卒，对醇亲王來說，就不能是一件平常事了。据說咸丰去世前就担心懿貴妃将来母以子貴做了太后，会恃尊跋扈，那时皇后必不是她的对手，因此特意留下一道朱諭，授权皇后，可在必要时制裁她。生于侯門而毫无社会閱历的慈安，有一次无意中把这件事向慈禧泄露出来。慈禧从此下尽功夫向慈安討好，慈安竟被她哄弄得终于当她的面前燒掉了咸丰的遺

詔。过了不久，东太后就暴卒宮中。有的說是吃了慈禧送去的点心，有的說喝了慈禧給慈安亲手做的什么湯。这件事对醇亲王說来无疑地是个很大刺激，因为后来的事实就是如此：他更加謹小慎微，兢兢业业，把取信討好慈禧，看做是他唯一的本分。他負責建設海軍的时候（李鴻章是会办大臣），为了让太后有个玩的地方，便将很大一部份海軍經費挪出来修建了頤和园。这座頤和园修建工程最緊張的阶段，正值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災，御史吳兆泰因为怕激起災民鬧事，建議暂时停工，因此夺官，“交部議处”。而醇亲王却一言不发，鞠躬尽瘁地完成了修建任务。一八九〇年頤和园完工，他也与世长辞了。四年后，他手創的所謂海軍慘敗于甲午之役。花了几千万两白銀所建造的船只，除了頤和园的那个石舫，大概沒有再剩下什么了。

二 外祖父榮祿

醇實亲王有四位“福晋”^①，生了七子三女。他去世时，遺下三子一女，最长的是第五子，即我的父亲載灃，那年八岁，承襲了王爵。我的两个叔父，五岁的載洵和三岁的載濤，同时晋封为公爵。我家从此又开始蒙受着新的“恩光福祿”。然而，醇王府这最后十几年的恩光福祿，比过去的几十年摻和着更多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与耻辱，也同样的和慈禧这个名字不能分开。

一件大事是慈禧給我父亲母亲指婚。这次的“恩光”也可以

① 即是滿語妻子的意思，也含有貴妃的意義（一說即漢語“夫人”的音譯），清朝制度对亲王、郡王世子之妻室均要加封，正室封为“福晋”，側室封为“侧福晋”。

說是戊戌政變和庚子事件的一件產物。首先，這是對於戊戌政變中給她立下大功的忠臣榮祿的恩典。我外祖父榮祿是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，咸豐年間做過戶部銀庫員外郎，因為貪污幾乎被肅順殺了頭。不知他用什麼方法擺脫了這次厄運，又花錢買得候補道員的銜。這種做法就是清末廣泛推行的“捐班”，是與“科舉”同樣合法的出身。同治初年，我祖父建立神機營（使用火器的皇家軍隊），榮祿被派去當差，做過翼長和總兵，經過一番累遷，由大學士文祥推薦授工部侍郎，以後又做過總管內務府大臣，光緒初年，升到工部尚書。後來因為被告發貪污受賄，革職降級調出北京。甲午戰爭這年，恭親王出辦軍務，榮祿借進京為慈禧太后祝壽的機會，鑽營到恭親王身邊，得到了恭親王的信賴。甲午戰後他推薦袁世凱練新軍時，已經當上了兵部尚書。他這時已遠比從前老練，善于看准關節，特別肯在總管太監李蓮英跟前花銀子，因此漸漸改變了慈禧太后對他的印象。他回到北京的第二年，得到了一件復查慈禧陵寢工程損壞的差使。這個工程先經一個大臣檢查過，報稱修繕費需銀三十萬。據說這位大臣因為工程原由醇親王奕譞生前監工督辦，不便低估原工程的質量，所以損毀情形也報得不太嚴重。但榮祿另是一個做法。他摸准了太后的心理，把損毀程度誇張了一番，修繕費報了一百五十萬兩。結果太后把那位大臣罵了一通，對已死的醇親王的忠心也發生了疑問，而對榮祿卻有了進一步的賞識。

榮祿有了李蓮英這個好朋友，加上他的妻子很會討好太后，常被召進宮去陪伴太后聊天，所以他對慈禧的心理越摸越熟。他知道慈禧光緒母子不和的內情，也深知這場不和對自己前途的關係，當然他更願意在這場內訌中給慈禧出主意。在光緒皇帝發出變法維新的各種上諭時，那些被罷黜和擔心被擠掉位置

的人只知哭哭啼啼，而他早已給慈禧安排好計策。当时有人把皇帝太后身边这两派势力称为帝党和后党。荣祿是当权派后党的头脑，翁同龢是沒有实权的帝党的头脑。維新派之能够和皇帝接触上，是由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推荐。慈禧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計策，先强逼着光緒叫他的老师翁同龢退休回了家。据說，翁同龢行前荣祿还握着他的手揮泪問他：“您怎么把皇帝給得罪了？”翁同龢离开北京不多天，荣祿就走馬上任，做了文淵閣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，位居首輔，統轄近畿三軍。荣祿得到了这个职位后，本想接着用六部九卿联名上疏的办法，廢掉光緒，由太后恢复听政，但因甲午战敗之后，当权派受到各方指責，有人很怕这一举动会引起民憤，不敢附議，只得作罢。但是荣祿的願望终于在戊戌政变时乘机达到了。这件事的經過，据說是这样：先是荣祿定計要在太后和光緒在天津檢閱新軍时实行政变。光緒知道了这个消息，秘密通知維新派設法营救。維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統轄新軍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凱身上，結果反而断送了光緒。在举国以談維新为时髦的时候，袁世凱曾参加过維新人士的团体“强学会”，翁同龢革职返乡路过天津时，袁世凱还向他表示过同情，并且申述了对皇帝的无限忠誠。因此，維新派对他抱有很大幻想，建議光緒加以籠絡。光緒召見了他，破格升他为兵部侍郎，专司练兵事务，然后維新派譚嗣同^①又私下到他的寓所，說出了維新派的計劃，在慈禧和光緒閱兵时，实行兵諫，誅杀荣祿，軟禁慈禧，拥戴光

① 譚嗣同(1865—1893)，字复生，号壮飞，湖南浏阳人，是清末維新运动的思想家之一，在甲午战争失败，在浏阳創“算学社”著“仁学”，后又組織“南学会”办“湘报”，成为維新运动的領袖之一。他被袁世凱出卖后遇害，一同遇害的还有維新派的林旭、楊銳、刘光第、楊深秀、康广仁等，旧史称为六君子。